

胶东风物

中国苹果

王东超

一

《诗经》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一部博物学著作。仅以草木而论，《诗经》205篇中有135篇提及植物，提到的植物种类有200多种，其中光是水果就有桃、李、梅、唐棣、甘棠、葛藟(1ěi)、棘、榛、栗、杜、木瓜、木桃、木李、枣、瓜、棗楚、郁、蓂(yù)、枸、榘、榭等，偏偏却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水果杏和苹果。

当年读《诗经》时，我心中便有疑问，前段时间写一篇关于杏的文章，查找资料时却发现端倪，原来杏和苹果都是起源于新疆伊犁河谷，《诗经》成书的时代它们还在东传的路上。

我国是世界上苹果属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。苹果属植物有38

种，我国约占30种，其中特有的占16种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属起源与多样性中心。现代的栽培苹果均起源于新疆野苹果，其经中亚传入欧洲，与欧洲野苹果杂交演变为西洋苹果，随后传入美洲大陆。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又把西洋苹果带到烟台，兜兜转转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这片大陆。《清稗类钞·植物类》“苹果”条：“……北方产果之区，首推芝罘。……以其原种之来自美国旧金山也，故称之为金山苹果。”新疆野苹果向东传播，可能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传入河西走廊，并在长期栽培进程中，形成了中国本土苹果品种群。这些苹果的共同特点是果肉绵软易烂，果汁较少，风

味淡薄，不耐贮藏，故又称“绵苹果”或“中国苹果”。

苹果属植物是典型的异花授粉植物，就是同一植株自己授粉无法结实，一定要接受其他植株的花粉才能结实(偶尔也有例外)。正因为我国野生苹果属植物种类多，杂交后经选育的栽培品种也多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在品名记载、分类、命名过程中常出现同物异名、同名异物等现象。当时缺乏科学的植物分类学知识，这就造成了词义上的混乱。光是名实相对应，就可以让很多学者研究一辈子也“茫如坠烟雾”，更何况专家对古籍记载和古代名称各有各的理解，这更是加剧了混乱。本文试从历史及植物分类学的角度作一简单梳理。

二

西汉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：“柰柰厚朴。”“柰”是一种野梨。“柰”则是中国苹果最早的名字，也是统称。史游《急就篇》：“梨柰桃待露霜。”这说明至迟到了汉代，中国苹果已经开始栽培了，距今有两千多年。

西汉扬雄《蜀都赋》分别描述了“柰”与“林檎”，可见除了之前的“柰”，还有“林檎”这一新品种，而且二者能够明确区分开。《齐民要术》：“柰、林檎，不种，但栽之。(种之虽生，而味不佳。)取栽，如压桑法。”当时已经知道柰和林檎必须采用无性繁殖，采用压条的方法栽种，才能保持其原有品质。

林檎在南方多称作“花红”，或许是因为林檎颜色赤红的缘故。黄县话来自江淮方言，故只称“花

红”不称“林檎”。

“频婆”多见于佛经中，应当是葫芦科苦瓜属植物，在汉译佛经中经常用来比喻鲜红色之物。元代中后期，绵苹果的一种由西域传入内地，因为品质胜于固有的品种，故以“频婆”称之，又作“蘋婆果”。后简作“蘋果”，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简化字，写作“苹果”。

在西洋苹果传入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，各地均以固有的绵苹果及其近缘栽培种为主要栽培品种，并形成了绵苹果、花红、楸子三大系统。

一是绵苹果。与西洋苹果相比，中国苹果分枝角度小，树姿耸立。果柄短，果实皮薄，有果粉，果点细而稀。果肉白色或青白色，绵软少汁，淡甜而不酸，有香气，不耐

贮藏。

二是花红，亦称“沙果”“林檎”。果皮较苹果薄，完全熟后易剥离或开裂，果肉乳白色至淡黄色(黄色者通常品质较差)，质地较松脆，甜酸味，适于生吃，极易变沙。由于不耐储运，常加工成果干、果脯、果丹皮等。也可酿酒、制果醋。树皮和根药用，有补血强壮的功效。花红是西洋苹果未传入前，农村栽培最多的一种中国苹果。

三是楸子，初作“秋子”，或因其秋天成熟。亦称“海红”“海棠果”“柰子”。果实卵形或圆锥形，黄绿色或微具红色，果梗细长。多见于胶东丘陵及鲁中山区，果肉脆，多汁，味酸甜，可生吃，也可加工成罐头、果脯、果酱等食品，是常见的小杂果之一。

三

胶东是中国苹果重要产地，黄县自然也有不少栽培。西洋苹果传入后，因其在各方面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，所以胶东果农迅速、自发、踊跃地改种西洋苹果。等到我记事的时候，中国苹果已百不存一，不是用作砧木，就是留作授粉。

小时候吃的最多的就是柰儿，印象中它早早就下树了，打完麦儿以后中阳历七月份就有人骑自行车载着穿村走巷叫卖。柰儿果顶形如猪嘴，像微缩版的青香蕉，人称“猪嘴柰儿”。果实绿黄色，果肉白色，酸甜脆爽。储放时香味浓郁，不耐久放，变面后没滋没味的。

听老人说，还有一种苹果叫“花胎”，吃起来和棉花胎一样，可能是和“喧包”类似的绵苹果，也是绿黄色果皮，吃起来没味儿，闻起来却有芳香气息。

花红果和小沙果几乎是同时出现的，七月初七要磕巧饽饽，磕成金蝉、如意、葫芦、荔枝、莲蓬、花生等十余种样式，烙熟后用线穿成长串，下边缀以红黄相间、果柄带绿叶的花红或小沙果，非常有生活情趣。老家那里以长把梨闻名，苹果

本就种得少，花红全村也没有一株两株的，是留作给苹果授粉用的，所以我小时候花红果算是稀罕物件，总共也没吃过几回。只记得黄黄红红的特别漂亮，能在手里把玩老半天，等吃的时候都有点儿面短，偏一侧，着生部位瘤状，咬一口焦酸，故得名称“歪把酸”。

小沙果个头要小得多，大小和山楂差不多，果柄长。颜色发黄，熟透了晶莹剔透的，果肉黄色稍坚硬。小沙果不熟时酸涩无法入口，熟透后酸甜，有点起沙的口感，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吧。

我本以为小沙果是一种小乔木，一个朋友说他们村过去有一老中医，院中有村里唯一的一株小沙果树，能罩住半个院子，上面小沙果长得“噜儿噜儿嘞”。那个老中医是个很和善的人，每年七月初七，全村近六十户，每家都送一

碗小沙果。有一回七月初七前一天，我去同学小院喝酒，一开门，饭桌上放了几枝果枝，上面长满了黄白色的小乒乓球一样的果实，其果柄和小沙

果一样长而纤细，不像花红的果柄那样粗短。同学说这是白海棠，是小院附近一位同学种的，送几枝以备七月七用。我尝了一下，果肉不是很硬，却很脆，酸甜口儿，是我最喜欢的味型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，白海棠是美国品种，故又称“洋白海棠”，在胶东栽培较多，风味优于常见的沙果或海棠果，是受欢迎的鲜食品种，又称“甜白海棠”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在黄县种的并不多，从小到大，我只吃过这么一次白海棠。

告诉我“花胎”品种的那位老人说，黄县还种过一种大海棠，结的果赤红，上面有星星点儿。我查找资料，其品种名应为“大鲜果”，原产于美国密西西比河谷地带，1871年引入烟台。花色美丽，比苹果有观赏价值。果实扁球形，熟时紫红色或黄色带有红晕，上有细斑点。果肉黄白色，肉质较粗，致密，稍脆，汁液中多，风味酸甜或酸甜，有苹果香味，微涩，不耐久放，适于生食及加工成罐头。其果实有小沙果两个大，这也是黄县人称之为“大海棠”的原因吧。

往事如昨

一窝丝

李心亮

我们村的小学是一所初级小学，只有一到四年级，五年级的毕业班，要到蓬莱城里的易三小学就读。从我们村到蓬莱城里，八里路。每天清晨，我都会背着书包，沿着公路步行将近一个小时去上学。

四十多年前，这条路还是沙土路。那是个刚露暖意的早春二月，晨曦微现，晓月半残，我正低着头赶路，身旁骑过一辆二八大金鹿自行车，骑到我身边，车速放慢，一个粗哑嗓子的喊声叫着我的小名：“上来，我捎着你。”一听声音，我知道是本家的一位堂伯。我紧跑两步，纵身一跃，跳上了“大金鹿”的后座。

这位堂伯不事稼穡渔牧，但是手巧，会一手好木匠活，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，在那时的农村，是被人羡慕的挣现钱的手艺人。“大爷，你起这么早进城干啥去？”我问道。“哎！你大爷是个老馋鬼，去赶头锅的蓬莱小面呢！”“蓬莱小面？什么是蓬莱小面啊？”当时十二岁的我，还一次没吃过蓬莱小面呢。“大爷瞪快点，带你吃一碗去。”初春的微风迎面拂过，令人心头一暖。

吃小面的地方离我们易三小学很近，就在我们学校北面一百多米的县粮食局大院旁。餐厅很大，坐北朝南。门口停满了自行车。大爷一边与常来吃小面的老熟人打着招呼，一边找了两个凳子安排我坐下。

“头锅的小面出锅了！”跑堂的一声吆喝，老食客们攥着钱票粮票，排起了队。“李木匠，今天带儿子来吃小面啊？”“不是，不是。是俺本家兄弟的孩子，在易三小学读书呢。”“噢——不是在外面找小老婆生的吧？”一个相熟的老食客开起了玩笑。“滚！俺这侄儿是你奶奶生的！”大爷半嗔半笑地回敬了那人一句。

“两碗一窝丝！”大爷对着窗口喊了一声，递过去两毛四分钱和二两粮票。转眼间，热腾腾的小面端了上来。隔着老远，一股子小磨香油的浓香扑鼻而来。面碗放到桌上，只见琥珀色的面卤里，卧着三四瓣洁白的鲜鱼肉，点缀着云朵一样金黄的鸡蛋片，黑郁郁的木耳丁，三两粒香喷喷的五花肉丁，一团细如发丝的面条半沉在碗底。“快！趁热吃。挑上点腌的香椿末。”我喝下了一口面卤，一股热线从口腔直到小腹，真叫一个熨帖；小心翼翼挑起一块洁白的鱼肉，鲜甜异常，顿时感到口舌生津；撮起一小块五花肉丁，又软又糯又香的感觉，霎时弥漫了整个口腔。世上还有这么美味的面食啊？一窝丝的面条既细软又筋道，粘上面卤，爽滑细腻，那真是绝配。转眼之间，一碗“一窝丝”蓬莱小面面净汤光。

“大爷，这是小面钱。”我掏出了一张贰角的纸币递了过去。“哎呀！老侄吃他大爷一碗小面，还要给钱呐！寒碜你大爷不是？”大爷扭头出店，推上大金鹿，一撩腿上了车：“快去上学吧！过马路左右望望，看着点车。”粗哑的嗓子吆喝了一声，转眼消失在了路的尽头。我迈步往学校走去，旭日已然东升，云霞铺满半天，盎然的春意，万道的金光。

一窝丝的蓬莱小面，承载着一窝情的蓬莱小面呐！